

墨子問詁箋

## 章序

墨子書。自晉宋以下。久無疏證。近世張皋文鄒特夫取其經說爲之說解。及孫仲容作閒詁。大義粗明。然闕者猶不少。民國既興。學者好治九流之學。其于墨氏尤重。至欲駕之孔老之上。則偏驚而失其中者也。張君仲如少時與光復之業。壯而不用。遂潛思諸子。攬其旨要。今年夏以所說墨書相示。精卓之義。往往有諸家所未發者。余爲獻替數事歸之。周秦閒學術之盛。冠于百代。其書流馳于今者。閱義眇旨。集數十學者。說之十年。猶不可盡。仲如之書。雖獨申所見。不盡完備。其以供後人集思之用則幾矣。抑墨氏以尙儉多技。爲衰世所矜式。游其門者。大抵刻苦不華。務在躬行。不以辯麗自銜。今人取其辭義。忽其法守。使材藝彫落。往往近于清談。斯乃與墨子著書之旨相戾。仲如素樸勁。才性與墨家相似。余願本其所學。見諸日用飲食之閒。則庶幾足以爲天下之好乎。民國十一年孟秋章炳麟

## 曹序

吾友張君仲如。蓋勇於振世救敝。能以其所學見諸實行者也。遭清之季。力謀維新。甲辰。與劉敬安、馮特民諸同志。假武昌聖公會設日知會。謀革命。嘗用白話作軍歌。密喻軍士。感導甚衆。此武昌起義之因也。丙午冬。謀舉事。會同志被逮者九人。軍界被牽連者數十人。仲如乃匿迹路工。以增進勞動社會之知識。嘗憫學子習染文弱。巧宦求活。特爲米商。赤足肩囊以矯之。獲利卽罄所有。在漢陽沌口購地四十畝。捐入孤貧工藝學校。又以積年所入脩金。築室漢陽城內。奉養父母。及其父母相繼謝世。卽捐之社會作紀念。並盡力購募書報藏其中。用供衆覽。而自無立錫地。民國既興。仍甘守窮約。惟著書講學以資家。絕不與聞政治。蓋以改造時局。莫急於改造人心。使皆屈己以利羣。於是自處惔然。日夕爲天下憂不足。仲如可謂能遵墨教。有力則以勞人。有財則以分人。有道則肆相教誨者。以故

莘莘學子。才性淳樸者。既與之接。靡不重其言論。感於其誠而動。或且依  
依弗欲與之離也。莊子謂墨子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。又好學而博不  
異。仲如有焉。余與仲如交廿餘年。故於其孜孜講學救世之苦心。知之甚  
悉。因仲如此書付梓。聊舉其生平以爲讀墨書者告。

民國十一年八月曹亞伯識於申江

# 自序

戊申春，孫仲容先生勸辦溫州師範學校。余承乏講席，蓋亟願治墨家言。不意絕學之難聞也，唯孳覈於其書。欲有所詮說，八年春始屬稿，屢以事輟。九年任南開燕京兩大學講席，復撮要爲諸生解說。自是賡續鉤攷，有所得輒書之，十年冬始畢。乃彙集諸稿編爲一帙，都二十餘萬言。蓋本閒話而成，閒亦竊附己意。於各科學，光學、重學、幾何學、測量學、倫理學、生理學、衛生學、心理學、論理學、量學、倫理學等政治哲學，附法理學、理財學宗教學等，論均列之。今春就正於蔡先生子民，頗承指示，並屬以專輯訂正閒話各條爲一編，名曰墨子閒話箋，以明學有師承，而仍不苟同之義。余從之，先輯是篇。方校寫中，又得梁任公先生墨經校釋，因而改正者數事。又得欒調甫先生讀墨經校釋稿，見經說上戶樞免瑟，瑟通蟲之證。而經下鑑團景一條，尤能證其錯簡。此皆示我周行者也。夫墨子書眇理閎富，匯異同於一兼，普愛利於實用，『鈞天地之有，夷生人之等』於

居子貢誠東方文化之祕藏。而譌脫失真，號爲難讀。雖經前賢銳意闡發，卒不無舛悟，於淵旨多未能融。譾陋如余，更未知有一二之當否。茲所攷訂，聊據管蠡，引起明哲宣究而謚正之耳。校寫既竟，略誌緣起于此。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張純一

八月四日，又得欒君調甫寄示張子晉先生新攷正墨經注，接目而心忡者多。其解小故大故，確乎立辯綱要，不得不補錄入冊。復質正於章先生太炎，亦頗承繩削。均惠我不淺，附此誌感。八月十日純一

校刊中，又得吾友劉君再賡來其相商，補正四事，幸甚。十月五日又誌

## 凡例

一墨子賴有閒詁而後可讀。而閒詁引用諸書多誤。因遺書刊諸身後，校勘偶疏故也。例如非命上引孝經援神契有受命以保慶，保譌任。隨其善惡而報之，掄而字。經上方柱隅四謹也。注引呂氏春秋園道篇，誤作論人篇。諸如此類不少。是篇述及，必加甄討。非敢妄改原書，幸閱者鑒別之。並告讀閒詁者均留意焉。

一墨書塵蕪千古。古字古義既多，捉淆譌掄尤甚；號稱難讀。是篇謹遵舊法，不敢妄改古書。顧求便流覽，冀免閱者勞損；不得不稍事變通。諸所校訂，或即寫作正文；必注明舊作某，從某改；或掄某衍某，從某增刪；以存本來。所持理由有二：（一）墨書舊本具在，閒詁猶存舊法，學者無難檢校。（二）今當羣賢研究，拙稿聊貢一愚，用求繩正；是未定草，不足以覆瓿也。蓋拙稿校寫甫竟，適接樂君調甫惠書：「言某君任情刪改古

書，蕩棄舊法，頗足爲古書危，「其意良厚。用是兢兢，故此鄭重申明；敬告嗜古學者。倘遇古書難解，無妨於原文下，注明所見，幸勿效尤拙稿，強作解事。例如經說下，蚘與瑟孰瑟，余初從孫校改作蛇與龜孰長，及見欒調甫讀墨經校釋稿，仍舊。又所柒篇五入必而已，則爲五色矣，余因呂氏春秋作五入而以爲五色矣，以必而已三字衍，當從孫校，據太平御覽刪。乃吾友劉君再賡云：「說文必，分極也。從八弋，蓋上古樹弋分介也。」余恍然。似本謂五色分界極明，視其所入而變。迨五入各色以後，則分判爲五色。孫校必讀爲畢，亦極有理。必字有義可通，何得言刪貽繆。足證古書不可率爾刪改也。

以前二理由，凡遇錯簡，從先哲或時賢移著者，必注明原委。間有出自管見者，本應仍原文之舊，作注說明。但再三審校，於義難安，亦權且移置，以便研究。惟必加「」符號，以爲辨別。不知果有當否，敬祈閱者教

正。

一墨書光重諸學，洵非專家，不敢妄測。余嘗徧訪物理學者，未得要領。間或親加實驗，終難自信。兵學如備城門十一篇，尤無從問津。其餘奧義難宣者，不勝數。義多未悉，寧從蓋闕。

一墨學精微，比肩易老，非僅可以實用稱。

此說曾質正於章君太炎，頗以爲然。

全書莫重於

經與說，而大取尤爲綱要；小取特其立辯實行之方法。

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，說經上下

子經說上下大小取六篇是別墨做的，先生初以經上下大小取皆墨子自著，經說上下

爲其門弟子記述，余因即拙稿請其鑒定，乃云經說上下或亦墨子自著。蓋墨辯異同，凡以明兼。兼明而後墨道

明，天志兼愛節用諸義無不明。本兼而別者取小，兼以正別者取大；皆

當於經說求之。墨辯在在注重歸納。

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，不佞無任欽佩，惟謂一老子絕聖棄智，云云是極端的

破壞主義一竊以破俗的所以全真，正是其大建設。又言「易便是一變易的變化，天地萬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，都是時時刻刻在那裏變化的」竊以有一資之變化，的，地

却是終古不變的。是即易老之一，（老子云）聖人抱一觀武斷，式故誤，下惜拙稿未能動

之就正，是則東方文化之特色。不佞窮年兀兀，冀貢一愚於社會者在此。幸碩儒勿吝賜教。

一拙稿自起草迄今，中間雖屢輟，已易四暑三冬。然義不愜心，昨是而今非者甚多。改竄亦云頻矣。大氏偶一檢閱，輒費推敲，未有已時。蓋讀墨書，倘一字不凝神玩索，便錯。例如經說下去，尔當俱，尔余初從畢校作亦，後始覺誤。則諸多疏謬，並自囿於偏蔽而不覺者，更不知凡幾。敬希方家一一匡正，無任企禱。

墨子閒詁箋目次 僅舉各篇名以便檢閱

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|----|
| 親士.....  | 一  |
| 修身.....  | 九  |
| 所染.....  | 一二 |
| 法儀.....  | 一二 |
| 七患.....  | 一三 |
| 辭過.....  | 一四 |
| 三辯.....  | 一五 |
| 尚賢上..... | 一六 |
| 尚賢中..... | 一七 |
| 尚賢下..... | 一八 |
| 尚同上..... | 一九 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尙同中····· | 一一〇 |
| 尙同下····· | 一一二 |
| 兼愛上····· | 一二四 |
| 兼愛下····· | 一二四 |
| 非攻上····· | 一二六 |
| 非攻中····· | 一二六 |
| 非攻下····· | 一二九 |
| 節用上····· | 一三一 |
| 節用中····· | 一三二 |
| 節葬下····· | 一三三 |
| 天志上····· | 一三六 |
| 天志中····· | 一三七 |

|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明鬼下.....  | 三七   |
| 非樂上.....  | 四一   |
| 非命上.....  | 四三   |
| 非儒下.....  | 四六   |
| 經說合篇..... | 五一   |
| 經上上行..... | 九六   |
| 經上下行..... | 一二七  |
| 經下上行..... | 一四〇  |
| 經下下行..... | 一五五  |
| 大取.....   | 一八一  |
| 小取.....   | 一二二〇 |
| 初柱.....   | 一二三七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真義·····        | 二四〇 |
| 公孟·····        | 二四二 |
| 魯問·····        | 二四六 |
| 公輸·····        | 二五六 |
| 備城門·····       | 二五六 |
| 墨子傳略·····      | 二五七 |
| 墨學傳授攷·····     | 二六二 |
| 補箋·····        | 二六八 |
| 附錄             |     |
| 墨稱之探本·····     | 一   |
| 墨子年代攷·····     | 四   |
| 墨儒之異同·····     | 一〇  |
| 墨子勞農主義之源流····· | 一七  |

# 墨子閒詁箋

漢陽張純一學

## 親士

孫云：『此篇所論，大抵尙賢篇之餘義，似不當爲第一篇。後人因其持論尙正，與儒言相近，遂舉以冠首耳。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，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。』愚案：孫說未審。二千年來，偏重儒術，固爲專制政策所利用；亦學者理想受縛，見道未徹之明徵。今分三項言之：（一）墨家親士，在使國君尙羣爲治，頗似虛君共和政體。蓋道家上德若谷之旨，不得謂儒家持論獨正也。（二）不親士則無賢可尙；親士卽「衡聽，顯幽，重明，退姦，進良」之術。『荀子致士篇』是實圖治之先務，並非尙賢之餘義。唐以前本已如是，可見古人卓識。（三）古者農道儒墨諸家之學，恆互相通而難分。如親士尙賢，與儒相同；修身非戰，則無殊儒道二家；節

用又農道儒三家皆然，何獨親士與儒言相近，可舉以冠首耶？參觀墨學傳授考，案羣輔錄言三墨云云。荀子致士篇，或本此而作。

入國而不存其士，則亡國矣。

孫云：說文子部云：『存，恤問也。』愚案：恤問不能周於士，難言保國。易繫辭上傳：成性存存，疏謂保其終也。此言立國以養士爲本，養士而不能保其終，其國必不理，難以立乎宇內矣。

太上無敗，其次敗而有以成，此之謂用民。

孫云：『言以親士，故能用其民也。』愚案：孫說是而義未圓。國事非羣力不濟。太上如舜無爲而治，說苑君道篇堯舜之人，皆以堯舜之心爲心。固無敗矣。其次如文左傳十七年有幾年之食，「問一民」云云。句踐越語下「同男女云云」敗而有以成，皆重羣治

之效也。此英儒斯賓塞爾赫胥黎輩尙羣之微旨。

非無安居也，我無安心也；非無足財也，我無足心也。

畢云：『言不肯苟安，如好利之不知足。』愚案：畢說近是而未允。準墨家「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」荀子富國篇之義，此可作一解：（一）我居雖安，而羣居不安，我應無安心。我財雖足，而羣財未足，我應無足心。（二）羣居今安，將來未必久安，我應無安心。羣財今足，將來未必常足，我應無足心。此易繫辭傳所謂「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懼以終始，其要无咎」也。亦卽進化論鉅子頤德所謂「能爲未來謀者優勝」之道。管子心術下曰：『豈無利事哉？我無利心；豈無安處哉？我無安心。』與此略同。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。

畢云：『言自處於難，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。』愚案：畢說未確。墨家所謂難者，『自苦爲極』也。此言君子獨先天下憂患難，期與天下共安樂，衆人反是。

君子進不敗其志，內究其情。